

漢陂集

一
函
八
冊

鄧子修藏

PDG

漢陂集卷七

雜著

經筵講章巳巳四月十二日進講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謨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
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
可願

這是虞書大禹模篇帝舜告大禹的言語稽字解做考
字勿是禁止的意思帝舜將以天位傳與大禹先以治
天下的道理告他說有一樣不考於古不據義理的言
語若聽了呵必妨政而害治這等的言語不要輕易聽

他又有一樣計謀不容問於衆人執一己之私見若用了呵必妨政而害治這等的謀慮不要輕易用他人君尊居九重之上人民無不統馭政事無不主宰看來豈不可愛小民散處四海之內撫之則服從擾之則離散看來豈不可畏元后是大君欽字解做敬字可願是人心願欲的善事小民雖衆若不奉戴人君靠誰做主相欺相害誰與管理饑寒困苦何處告訴此人君之所以可愛也故曰衆非元后何戴人君雖尊若全靠那百姓爲本雖有高城深池着誰守護堅甲利兵着誰運用此小民之所以可畏也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人君居此

可愛之位臨此可畏之民或有一毫慢易便失了人心
故曰欽哉言不可不敬也然人君欲致其敬必當謹其
所居之位不以尊貴而自驕不以盛大而自滿則能謹
守天位矣故曰慎乃有位人君欲慎其位必當敬修其
可欲之善如心裏存的都要合乎道理外面行的都要
合乎人心則能敬修其善矣故曰敬修其可願這等則
位之可愛者蓋見其可愛民之可畏者不見其可畏致
治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帝舜將這言語傳與大禹後
來大禹果能以帝舜之心為心故當時地平天成萬世
永賴聲教訖於四海三代而下皆莫能及有由然矣臣

惟人君之治天下其存心出治之本聽言處事之要固不可以不盡而君民相須之理安危存亡之幾尤不可以不知一曰之帝王戰戰兢兢罔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恭惟皇上天眷英睿聖學高明凡可以致治保邦者固無不盡其道臣更望聖明以小民為可畏而寬恤之恩屢下以性善為可願而敬修之心常存措天下於掌上保天位於無窮可與舜禹同揆唐虞並駕而陋漢唐宋於下風矣宗社臣民不勝慶幸

周語亡

周王豢七虎於庭劉子邾人莒人諫曰不可昔者西旅
貢獒武王受之召公戒之其辭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
邇人安又曰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王不
愼德而猛獸阜畜遺先王矣夫畜猛獸則不仁遺先王
則不孝夫仁君之德也孝德之本也不孝者逆不仁者
殘君人者將殘逆是去而務之其能國乎王不聽

虎之諫王既不聽洛公伯彊楚公震越公高乃復於王
曰夫虎惡類也競而難制怒而噬人不可狎也狎則禍
語曰蜂蠆有毒矧茲虺虎昔我周公驅虎豹以寧王室

晉侯章其可也王其召之俾豫無悔詩曰相彼雨雪先
集維霰王許之晉侯章糾其類以入而虢公貢寓焉方
向虎虢公貢呼曰衆退虎噬汝衆乃退晉侯章赤退明
日七虎亂洛公越公乃老君子曰虢公貢檢人也巧言
惑衆而貽之以禍

元年冬十月癸酉周太宰缺王召晉侯章虢公貢將用
之或問王孫甫曰太宰其貢乎諍臣之所舉也王之所
與也周幾治矣王孫甫曰不可昔我先公制禮曰惟王
建國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
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故峻德昭明克厭群心者上

也虛己而守正者次也貢則謫矣剛而不知義愚而不知學斷而不以禮尊而不能容夫剛不知義則愎愚不知學則邪斷不以禮則辟尊不能容則忮忮者善之蠹也辟者政之隳也邪者術之乖也愎者德之賊也四惡備矣而用之無乃不可乎王惟用章克協於先公國用大治乙亥王謀諸寺人郁摯對曰貢可用也王乃立貢為大宰君子曰周王於是乎失臣矣舍其所是而用其所非詩曰魚網之設鴻則罹之其是之謂乎

說官

人之殊能也猶其有美惡也大者或有滯于小昧者不

可強而通今夫東鄰之子與其西鄰之子之學也其業
同其師又同其終至於甚相遠也工師之所師工也其
智勝也其力則工之弗若也行仁歛義宰制萬有有道
者為之也然不能治陶冶是豈陶冶之子之弗若也談
天雕龍之技人或能之而仁義道德則無有焉夫物則
亦有然者矣驂騑騏驎日可以千里者也以之執鼠則
徑往弗若也是故有公孤有九卿有群大夫有岳牧有
守有令而又有關市之吏有隸役之守是各出其能以
事于上者也反之則皆不能能焉而不盡則其負一也
或倖其能于其所不能則其為非義一也盡其能之謂

忠則其忠一也夫由隸役之守關市之吏而達于公侯
而能焉皆謂之忠則是隸役之守關市之吏可方於公
孤者也今有言曰隸役之守關市之吏人役也君子不
由也則可乎是則不智也已矣

質齋對

有主人自題其居室曰質齋客有過者請曰願聞質齋
之說何如主人對曰唯唯夫木之在山林也栖之以煙
雲飽之以雨露吹之以風籟鼓之以雷霆照之以日月
友之以鸛鶴此木之性然也一旦工師見而斤斧之大
者柱清廟架明堂而其小者為犧樽象采色孰不以爲

音且盛也然其性則鑿也故于是而問木曰于山林何
如吾知木之神未有不思山林者也王之為珪璋為瑚
璉也刻之鏤之琢之磨之文之章之形之象之孰不以
為希世之珍連城之寶也于是而問玉曰將聽其珪璋
瑚璉乎將璞于崑岡韞于荆山而渾渾冥冥無災無害
以全其真乎吾知玉之神未有不怨玉人者何也其性
鑿也今夫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能
遊飼魚于罟不若放于江湖之為適也馴獸于苑不若
走于廣野之為樂也愛其鳥而籠之不若雲飛之快其
心也是故順其性則生逆其性則壞順性者逸逆性者

勞勞生于飾逸生于質此吾質齋之說也客以為何如
客曰然敬聞命矣遂書其壘揭之質齋之楣

壽州祭水文

某等奉朝命為吏于此州玩愒歲月不能事事不能愛
養元元以仰副天子命吏之意以迓承上天之休徵上
天不降災于某等之身乃五月淫雨浹州城外西北
水漲日增而高蕩擊城趾將復于隍甄霽兩日乃今六
月又雨大雨不止則水又益高其勢不推城而入不止
矣闕闡之地且將為魚鱉之墟矣某等負外是在躬甘受
茲罰然百萬性命皆無辜之民奈何使罹此酷也惟神

流動參徹明智內蘊衰此下民俾無災害此在某等甚
難在神特易易事直敬以羊一豕一投之中流尚希歆
鑒謹告

五福堂賀壽文

吾鄆社有鄉先生曰張公河嶽之英靈士林之豪傑也
蚤受毛詩克遂于理剛直敦厚允蹈厥躬蓋公賓興之
秋則九思始誕之辰也逮其挾藝南宮擯弗克售授經
秉教學徒歸心稍遷國子博士洞覽遐眺困乎采深佐
理蜀郡澤浹黔首既乃戒盈知止興耽丘壑解組言旋
營菟裘老焉今茲丙子壽屆八袞是時九思亦四十有

九齡矣跼伏林藪二毛粲如罍閣相望幸從公遊或奉
談塵灑然惺悟或時高會御觴擊筑洋洋焉洩洩焉盡
簪之誼投澤蘭之臭均也公有二子受爵義民雍雍愉
愉孝養周洽有田有廬無愆外求其元孫東懷瑤握瑜
席珍俟聘繩武振業其在斯人矣公于是時衍然以居
陶然以遊咀仁義之華尚玄冥之風杜干謁之萌剷是
非之路視明聽聰言有倫序體疆却杖望之若仙即之
無敢狎遠之弗能忘也夫吾于室之邑萬有其衆也黃
耆之老固亦有之至若擬德于公間焉罕厥儷矣夫以
松喬安期之徒習其能經鳥信之術非不遐也君子弗

尚也惟德惟仁斯符孔氏而貽世範也太史康子嘗躋
公堂取諸五福形之古隸謂洪範所述咸萃於公美允
哉覃乎蓋頌禱之義美矣極矣匪以縱一時之侈觀作
後嗣之虛聲也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又曰樂只君
子萬壽無疆因斯以言則夫御風乘遽未足為公先壺
天洞府適足為公哂爾南山巖巖雨露高之松栢生焉
北有清渭滔滔森森東入于河我其釀之挹之酌之于
公祝之其自茲始矣

二山解

大司徒咸寧劉公用齊自其上世居于南山之陰公既

孕茲山之靈以生而安重靜雅性實類之因自謂曰近
山于是薦紳學士咸稱爲近山先生云秦藩左相汝南
強公景明仕于茲者蓋二十餘年癖愛此山而以爲非
故土也乃自謂曰借山其所與游者若薦紳學士亦皆
稱爲借山先生而未聞有異議者焉一日借山公有言
曰久假不歸恐來捷徑之譏近山是名似有爭墩之志
至欲歸而避之圖畫此山置諸汝濱之廬以償其志而
曰何必縮地移之然後爲快也于是近山公聞而異之
作書以自解名曰解嘲其意以爲南山吾家故物也吾
得有之而以自名彼爭墩者嘽嘽于千載之上其何以

是加我且借山者誰主是盟誰嘗取索旣欲圖畫以歸而又曰吾不借是也其可乎不可乎于是相持以言未有能下之者會予至長安見借山公曰公謂司徒爭墩邪過矣過矣司徒豈爭墩者又見近山公曰公無惑子左相之言也左相之好猶公也蓋弗自覺其言之至是耳而又何惑焉借可也圖畫亦可也吾之南山固在彼几席屏障間特廩物耳公又何惜乎此邪于是二公釋然以和歡然以言其薦紳學士邀二公于城南草堂置酒高會拉予同往是日也雲收雨霽蒼翠滿前熙熙然若茲山之效靈也予乃奉觴于二公曰夫山仁者樂也